

编者按：

王小丫，献县人，54岁，沧州市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2018年8月，她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河北作家班的一个创作计划，接受了采写马本斋英雄事迹的任务。从此，王小丫就踏上了一条漫漫寻访路——寻访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老战士，通过文字留住这些正在消逝的英雄记忆。其间，她在回民支队的史料中发现了张子风烈士的英勇事迹，深为感动。牺牲于1942年的张子风烈士，至今没有找到亲人，于是，王小丫萌生想法：成为张子风烈士的亲人，讲述她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她、记住她、缅怀她。

张子风烈士

你是我的亲人

王小丫

张子风烈士：你好！
该怎么称呼你呢？叫你姐姐吧，1942年你牺牲时，明明只有19岁；叫你妹妹吧，1923年出生的你，算来今年已经102岁了。
想想还是叫你“张子风烈士”吧。
“烈士”，这枚血铸的勋章，是世间最芬芳的花采，它别在你饱满的胸前，它斜插在你乌黑的云鬓，映衬你壮丽的青春。
子风，我是从你当年战友沈沉的回忆录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原名叫张蕙芳，是北平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扬州人，父亲曾任辽宁营口市中国银行的襄理。你自幼丧母，父亲再婚后，继母对你百般虐待，你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个封建牢笼。1939年夏，你初中毕业，虽然只有16岁，却早已饱尝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初一暑假时“七七事变”爆发，初二初三受的是亡国奴教育，你被迫学习日语。于是，不甘心受继母虐待、更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你，决心参加抗日。你跟沈沉说：“一个人活着，要有个正确的目标才行。现在社会这么糟糕，我们妇女能有什么前途？一个人能活多少年？国家何时能自由独立？‘不自由，毋宁死’，这是外国人说的，他们有没有自由我不知道，可他们让我们不自由。我也要用法国话反过来对他们说‘不自由，毋宁死’！我要去抗日，争取国家的自由，也争取自己的自由！”

1939年7月19日，你和同班同学沈沉、刘新、汪梦飞4个小姑娘，瞒着家里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毅然登上了从北平前门西站到冀中根据地的火车，一路都冒着随时被家人捉回去的危险。那年冀中发大水，道路不畅，你们在我党地下人员的接应下辗转从保定来到了回民支队的驻地——定县七堡村，着实吃了一番苦。高大英俊的马本斋司令员和蔼可亲地接待了你们。面对着4个风尘仆仆从北平来的学生，他挨个地询问了每个人的家庭和学习情况，问你们想干什么工作。你们齐声回答：“我们要当兵！”马司令说：“咱部队里还没有女同志，安排你们去妇救会怎样？”你急了，说：“我们不去妇救会，我们出来就是要当兵的！”最终，马司令拗不过你们，微笑着把你们安排到回民支队的抗战剧社。从此，你们就成为回民支队的第一批女文艺兵，成为这支党的铁军的一员。

那天，杨略社长给你们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并告知你们参军的日期是：1939年8月1日。
86年前的那个夏夜，星汉灿烂，沃野千里。你躺在老乡家的房顶上，望着无际的星空，设想着参军后的前途，兴奋得彻夜难眠。你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自己的新军装……

86年后的某天，我也陪着你仰望那天的星空，数了一整夜的星星。那晚的星星格外明亮，它照亮了你的新军装，也照亮了你的一生。
从此，该称你为“张子风同志”了。
子风，我好喜欢你的名字。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投奔革命的路上起的。当时住旅店时，为了不暴露目标，你们4个人都改了名字。你说：“咱们这是一次大胆的疯狂行动，我想叫‘张疯子’，但这肯定不行，把‘疯子’俩字倒过来，再把‘疯’字的‘犋’去掉，就叫张子风吧。”子风，你好可爱！

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天生就一身反骨，乐观开朗、顽皮好斗。上初一时，学校为了节约经费，让一个根本不会讲课的修女教你们历史和地理，好多同学都气得直哭。你挺身而出，号召全班同学给辅仁大学的中国神父伏开鹏先生写信，向他告状，最终告状成功，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辅仁大学附属女中归德国教会管理，住校的学生不论信不信教，按校规都要到校内教堂去念经。你跪在那里，满嘴念叨的都是唐诗宋词……还有，学校食堂光想赚钱，馒头常常不够，同学们经常吃不饱。你用巧计与食堂管理者斗智斗勇，后来大家不仅吃上了馒头，甚至还吃上了烧饼……还有，“一二·九”运动时，高中的一位学姐跳过学校的铁门，参加了游行，而且还在校内和其他同学排演了田汉的爱国话剧《回春之曲》，因此被学校开除。你知道后非常气愤，经常为这位高中的同学鸣不平，还大唱剧中的插曲《梅娘曲》。在班上，你是第一个学会这支歌曲的，还教会了其他同学。

子风，你知道吗？在你牺牲半个世纪后，沈沉仍然忘不了你那时的样子：课间休息时，你总是坐在教室的窗台上大声唱着歌。我猜你这么忘情歌唱时，一定分外美丽。清风吹过你漆黑的刘海，你深深的酒窝似乎盛下了北平城一半的春天，就连你的衣襟都是香的……还有，“七七事变”后，学校增加了日语课，你不想学，同学们也不想学，于是你绞尽脑汁，多次气跑了日语老师……子风，你知道吗，其实你的抗日斗争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子风，你这个“小疯子”，参了军后，就真的“疯”起来了。你牢记一个文艺兵的职责：以文艺为匕首，狠狠插进敌人的心脏。饿着肚子行军，你从不掉队，即使累得昏厥了，爬起来也要赶上；唱歌、跳舞、刷标语、街头演活报剧，你样样争先。马司令说：“回民支队的人，个个要像麻袋里的锥子，要冒尖儿，要争先……”你还发挥优势，下连队教战士们用日语向鬼子喊话。你自己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却能像个母亲一样，照顾着剧社里更小的战友们，你帮他们洗衣服、挑脚上的血泡，甚至还给他们烤尿湿的裤子……你很快就由一个花朵儿般的学生，变成了什么都能干的八路军女战士。你笑得更响了，酒窝也更深了。

1940年1月5日，咱抗战剧社到晋察冀边区学习，你有幸和剧社全体人员一起参加了在唐县军城举行的追悼白求恩大夫的万人大会。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震撼着你的心灵。你一边和战友们合唱着《白大夫挽歌》，一边流下滚烫的泪水：“我们尊敬你，像尊敬真理和正义，伟大的加拿大朋友啊！你像祖国的战士，曾快乐地生活在晋察冀。如今啊，在北中国的前线上安息，红色的白求恩同志啊，你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死，誓以我们的胜利，来做你革命的祭礼……”

后来，聂荣臻司令员给了你们去华北联大文艺部学习的好机会，你高兴得像在过年，口中高唱着那首《联大妇女》：“我们是中国的妇女先锋，在敌后方我们把抗战的旗帜高举，要驱逐日寇达到民主自由，要实现妇女解放平等，我们是优秀的女干部，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妇女解放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勇敢战斗贯彻始终……”子风，你唱得那样雄豪自信，以至于让80多年后的我，听了都和你一样热血沸腾。几年里，你跟着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打遍了冀中五区42个县，你吃过马本斋母亲塞给你的大甜瓜，你听过滹沱河水整夜的哭泣，你穿过房东大娘亲手给你纳的千层底，你吹过大行山最刚硬的北风，冀中平原的五谷养人，你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沈沉永远记得你给她讲过的这个故事：回民支队到建国县一带活动，到了老乡家的院子里，一只大公鸡看见你们穿着军装便大声地咕咕叫了起来，随后领着一群母鸡跑到屋子里去，飞到立柜顶上趴了下来。你问了房东大娘才知道，原来不久前，有一批日本鬼子来村里扫荡，抓老百姓的鸡宰着吃，这家老乡的公鸡领着一群母鸡飞到屋里柜顶藏起来，躲过了这场灾难。所以，公鸡一见你们也穿着军装，还以为又是日本鬼子来了呢，又逃到屋里藏起来了……你一边说着一边大笑，这笑声是留给我们最后的纪念——不久后，就在1942年6月2日的衡水阜城县高纪庄突围战中，你牺牲了。牺牲前，你进行了连续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已经饿了两天了。

但我想，如果你有机会留下遗言，你一定会说：“我参军的3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也是最快乐的时光。”

亲爱的子风，正如当年你在《白大夫挽歌》中唱的那样，我也想对你说：子风，我们尊敬你，就像尊敬真理和正义。

你为了追求妇女的解放，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这一点说，你不仅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姐妹和战友——你是我的亲人！

如果时光倒流90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王子风，和你并肩作战。

亲爱的子风，你躺倒在冀中的大地上已经83年了，你安眠在衡水市阜城县烈士陵园的88座回民支队烈士墓之中，像一段凝国的历史，无声地嘹亮着回民支队的战歌，就像你们当年歌唱的那样。88位回支烈士中，好多都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但你没有。因为家里根本就不知道你当年跑出来是当了兵，更不可能知道，年方19岁的你就这样长眠在他乡。但，没关系，你还有我，还有我们。

亲爱的子风，我将带着我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去看望你，我们将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认你为亲。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的亲人会越来越多！

子风，我知道你能收到我这封信，因为所有的风都是咱们的信使。而且，我相信，你就是所有的风。

子风，你安息吧！

你的后人王小丫
2025年1月18日晚

50年来，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4000多篇，关注经济发展、记录百姓生活、弘扬沧州文化，他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李占武：结缘《沧州日报》50年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正午的阳光洒进窗户，一盆蝴蝶兰开得正艳，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人多高的书架上摆着几十册剪报本。
这些剪报本出自一位70岁的老人之手，他叫李占武。
提起李占武，许多《沧州日报》的读者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1973年参加工作后，我结识了《沧州日报》，从此与这份报纸结缘。”李占武感慨地告诉记者。
当时，不满20岁的他或许想不到，这份让他一见倾心的报纸，日后会和他的生活紧密交织，岁岁年年，成为生命中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与《沧州日报》的缘分

如果当初没有选择从事文字工作，生活会是什么样？

在李占武的设想中，他可能会一直待在交河县商业局下属的土产公司，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每天的工作，生活平淡，没有太多的波澜……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如果。事实上，李占武选择了从事文字工作，并且与《沧州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份报纸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李占武出生在泊头市西辛店乡，父亲多才多艺，精通京胡与绘画，却不幸早逝，留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虽极为艰辛，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对戏曲和剧本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李占武成为当时的交河县商业局下属土产公司的一名临时工。当时，他主要从事文秘工作，负责搜集整理资料。但很多时候，他更像一名专业的记者——一旦听到

4000篇文稿背后



李占武的多篇作品获奖，才华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1976年，李占武根据一件真实事件，写出了《买“爹”报销》一篇。文章写的是位顾客去买斧子，由于售货员文化水平不高，开发票时误把“斧”字写成了“爹”。顾客拿着发票回去报销，会计说：“买爹不能报销。”文章体裁新颖、构思独特，在《沧州日报》发表后颇受好评。从此，他投稿的信心倍增。

1981年麦收前，听说齐桥公社的农民买不到麦收农具，李占武骑自行车走了40公里到齐桥公社，详细了解农民购买麦收农具的情况。随后，他写出了《齐桥供销社购进准备充足的“三夏”农具》的

哪里新鲜事，便拿着一个小本子，匆匆赶往现场。每天上班，李占武都会阅读当天的报纸，那一个铅字令他萌生了投稿的念头。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自己看到的事和想说的话写下来。”他坦言，时代瞬息万变，但唯有文字能留存在报纸上，成为一种印记。

“那时候写一篇稿子，先打草稿，要反复斟酌，再三修改，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复印纸誊写出两份，一份给主管领导审阅，另一份则满怀期待地寄往沧州日报社。”尽管一开始，李占武撰写的许多稿件都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信，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文字的热爱与追求。

“稿件从交河县寄到沧州日报社得三四天时间，再历经层层筛选、反复修改才能刊发。所以每一次见报都尤为珍贵。”李占武说，第一篇稿件成功见报后，他便成了一名活跃的通讯员。

文章，在《沧州日报》刊登，受到了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泊头市百业待兴，李占武以《泊头市长抓“菜篮子”工程大见成效》一文登上《沧州日报》头版头条。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转变——他的才华受到大家认可，先后被借调到泊头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从事文秘工作。其间，他也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平均一年发表稿件达160多篇，写出了大量有分量、有新闻价值的文章，有的在全国都有影响力。

1988年11月8日，李占武在《沧州日报》头版发表了通讯《京都“泊头帮”》，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泊头农民，利用掌握的汽车改装技术在北京站稳脚跟，并建起50多家汽车改装厂，占领了北京汽车改装市场的半壁江山。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随后，新华社也刊发了此文。

多年后，同事忆起李占武，无不赞叹他的勤奋与敬业：“占武常利用业余时间采访、撰稿，晚上回到家还要写作到深夜。”

在李占武看来，社会每一天都在进步，能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经济发展的轨迹、百姓生活的点滴是一种幸福。而能在《沧州日报》上发表出来，更让他深感荣幸与自豪。



70岁的李占武仍笔耕不辍。

“编外记者”笔耕不辍

退休后，李占武并未停下手中的笔，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闻挖掘中。他深入街巷、走访邻里，用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记录着身边的故事，被大家誉为“不老的新闻战士”。

泊头梨园京剧团的演职人员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他用面包车拉着沧州日报的记者到北京采访；了解到西辛店乡军王庄村曾有过一座地下医院，他随即带着记者前去采访；戏曲艺术家裴艳玲在天津演出，他又带着记者们奔

了过去……多少年来，他始终奔波在一线，为记者们提供新鲜而又有热度的新闻线索，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编外记者”。

走进李占武的家，书架上那一沓沓整齐摆放的剪报本，都是李占武的“宝贝”。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其中几本，摩挲着上面的文章，仿佛这些文字又将他带进与《沧州日报》朝夕相伴的岁月。200多万铅字，真实记录并见证了沧州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也见证了他与《沧州日报》难以割舍的情缘。



几十年前的旧报纸被李占武视为“宝贝”。

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家来沧送“福”

“笔韵春澜”书法展在沧州美术馆举行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近日，“笔韵春澜——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迎春书法展”在沧州美术馆开幕。

书法展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沧州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等单位主办，沧州市书法家协会、沧州美术馆、沧州文化研究会承办，展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院长管峻等10位书法家的100余件书法精品。书法展的醒目位置摆放着管峻题写的一个大大的“福”字牌。开幕式上，大家在“福”字牌前，共同展示管峻书写的福字，齐声喊出“过年好”。

近些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院长管峻以及其他书法家多次来到沧州，深入村镇，走进学校，指导人们习练书法，和沧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书法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2025年的首次书法展。在巨大的“福”字牌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表示，希望这里成为沧州人今年春节期间的打卡地，让人们通过书



法得到更多文化熏陶。

沧州美术馆馆长石磊介绍，参展书法作品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的书法家们创作的艺术精品，书法展将持续到2月26日。



扫码看视频

“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